

我們在主日學的日子

受訪者：馬偉康(下稱「康」)、馬偉健(下稱「健」)

訪問者：(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3 年 2 月 28 日

訪：好多謝馬家兩位接受我哋訪問，不如哥哥講先？其實你哋返聖士提反堂嘅淵源係點嘅呢？

康：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嘅，咁可能媽媽方面都有啲嘢嘅，媽媽同女青年會嗰班人好熟，咁個班就係[聖]保羅堂嘅。另外有一個招漢崑，都係女青年會嘅，佢都有份係主日學嗰度幫手，收尾做到副部長嘅，佢都有份帶住媽媽，媽媽就叫我哋返嚟，大概嘅情形就係咁。但係媽咪未洗禮嘅，媽媽 1962 年洗禮，我 1963 年洗禮，細佬 1964 年洗禮。

健：除咗媽媽係女青年會嘅活動識咗一班人之外...，我哋二姑媽就係同主日學嘅部長黃恩憐女士都係相識嘅，佢哋應該係中學嘅時代嘅同學，都係信主嘅。因為當其時我哋五十年代係係聖士提反堂對落...呢個皇后大道西嗰啲舊樓度住，上嚟係好近嘅。所以因為咁樣嘅關係，我哋好細個都唔知點解會上咗嚟聖士提反堂。

早期我哋去參加聖士提反堂嘅主日學，係五十年代中葉，即係'53、'54、'56 年代嘅時候。參加主日學嘅時候，我哋係非常開心嘅，因為當年嘅香港環境唔係咁富庶，係好貧窮，生活係好艱苦，亦都係好單調啦。咁我哋去主日學嘅時候，除咗唱詩、祈禱讀經啦，亦都有主日學嘅各樣活動，比如...[除咗]我哋正常嘅主日學啦，禮拜、唱詩、祈禱之外，佢哋有定期嘅主日學活動，吸引咗我哋嚟。呢個主日學活動呢，就包括有聖誕節啦、復活節啦，或者不定期嘅各樣比賽呀，圖書借閱、跳繩、或者手工呀、等等呢，就令我哋覺得呢度係好...係我哋嘅童年、又或者係我哋少年嘅時候...能夠渡過一個好快樂嘅時光。咁就無形中係主日學一年一年咁長大呢，我哋就由無知變到開始認識耶穌。

跟住...早年參加咗主日學之後，係我哋爸爸媽媽佢哋有贊成亦都有反對嘅情況之下呢...我哋自由度好大咁呢，就係每個禮拜日都上嚟禮拜堂，收尾禮拜六都允許我哋參加禮拜堂嘅青少年部。我記得哥哥後來都參加埋呢個傳道部，當時係係水街，同埋係

水街黃裕雄嘅棉胎舖、西環聖路加堂嘅事工佢都有份參與嘅，甚至乎就係聖誕節嘅時候，呢個聖誕報佳音佢都有份參與。

我哋隨著年事一路咁增長...弟妹都係我哋咁樣帶佢哋[返]主日學，主日學嘅時候...應該係六十年代...或者係五十年代尾嘅時候呢，因為有三個細佬嘅聖士提反堂小學接受教育...因為當其時藉著小學嘅教育呢...佢哋嘅功課好多時都要接受當時嘅主任黎耀球夫人...即係黎黃恩憐女士...嘅輔導，要見家長嘅。因為媽媽當時嘅屋企負責對內嘅、爸爸就對外嘅...就要上嚟見嘅。嗰陣時...我哋細個嘅時候...見家長差唔多係懲罰咁樣㗎喇...佢哋三個因為喺度讀嘅時候...功課曾經係輔導嘅問題呢，媽咪多咗接觸小學嘅老師，司徒齊幼先生、施婉華先生、陳建強先生、李國器先生、黎耀球夫人即黃恩憐女士，漸漸熟咗落嚟，我媽咪亦都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就嚟咗聖士提反堂參加教會活動與及接受信仰嘅。

訪：所以媽咪係早過你哋洗禮，就係'62 年洗禮嘅？

健：係，因為我哋話洗禮嘅時候，爸爸就話：「你哋年紀大啲先至好啦」，哥哥'63 年洗禮，我'64 年洗禮，點解我記得咁清楚呢，係因為 1965 年嘅時候就係聖士提反堂新堂開基。咁我'64 年嘅時候就係喺禮拜堂嘅小學嘅健身室入邊洗禮，因為係舊堂拆咗，然後喺健身室做主日崇拜，個健身室係平時小學禮拜一、二、三、四、五嘅時候用嘅，禮拜日先搭幾張櫈落去，喺嗰度做崇拜嘅。我就好深印象我係喺 1964 年嘅 12 月嘅時候，就係喺小學嘅健身室洗禮嘅。而我自己本人亦喺 1965 年 6 月嘅時候，喺聖士提反堂新堂開幕嘅第二日，我哋百周年紀念嘅時候...嗰度嘅慶典，我就接受按手。我接受按手嘅時候，係何明華會督主持嘅，嗰陣時係有一百個人一齊接受按手嘅...當年我哋接受按手班嘅時候，張榮岳牧師嗰陣時未做副會督，嗰陣時就話有 100 個人左右，但最後可能係有 98 至 99 個人左右都唔定，有一兩個冇都唔定...所以呢個我哋都好記得。

我哋嘅成長呢...我哋幾兄弟呢，除咗主日學、喺禮拜嘅崇拜之外呢，我哋相信我哋幾兄弟，就係喺每年主日學嘅夏令會...嗰幾日嘅共同生活呢...，喺早禱呀、專題演講呀、夕陽會呀、晚禱呀...兄弟姊妹團契嘅交談之中，影響我哋嘅信仰嘅根基好深㗎。咁我亦都記得有好幾年嘅主題呢，個主題就係喺聖經嗰度搵出嚟嘅，一年呢就係「站立得穩」、一年呢就係「主所揀選嘅器皿」、一年呢就係「忠心的管家」。每年都有一個主題嘅，唔記得咁多，但係呢二卅年[之間]呢幾個主題成日都喺我嘅腦海浮現嘅，

我感受到自己有好大嘅得著，信仰上呀，又是或者喺日常嘅生活上，都有好大嘅影響。

訪：所以可以話你喺信仰方面嘅造就，都係喺主日學訓練出嚟啦，同埋喺夏令會度...

健：可以咁講，到後期年紀再大，再長嘅時候呢，當然自己都會睇書呀，同埋參加其他嘅查經呀...就係後期嘅一步嘞。

康：主日學漏咗一樣比較重要嘅嘢就係，嗰陣時候有一個叫做生日禮拜，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就係生日禮拜，同每個月嘅教員、學生搞生日會嘅，我睇返以前嘅刊物寫出嚟呢，就係嗰個時代屋企根本冇人同你搞生日會嘅，唔同而家...零歲又嚟一次、一歲又嚟...以前有人同你搞生日會你係會覺得好開心嘅。咁再講返主日學啦...主日學呢，每年 8 月有一個叫做「少年歸主運動」，利用暑假唔使上堂就搞一個「少年歸主運動」，事實上就係收割期啦，即係咁上下就搵人洗禮㗎啦，聽得咁上下...大咗嘞...就借嗰個「少年歸主運動」最後嗰個禮拜呢，就問邊啲人洗禮囉。喺嗰度決定洗唔洗禮囉。

訪：可唔可以講多啲關於「少年歸主運動」嘅特色喺邊度呀？

健：其實「少年歸主運動」係當年主日部部長黎耀球夫人，即係黎黃恩憐女士，同埋一班教員...我哋主日學上堂...每年就係 9 月至 7 月，好有系統嘅上堂，每個主日都有早禱、金句聖經呀、故事呀咁。但去到 8 月呢就唔使上堂嘅，通常 8 月嗰四個禮拜我哋有假期放㗎，唔係好似而家有暑假放，係有假放㗎，咁就將嗰四個禮拜定為「少年歸主運動」，每一年嘅 8 月四個禮拜都有一個大主題，然後有四個細分題，呢個係一個信仰嘅撒種...又或者係收割嘅一個時候嘅講題，就唔係教學式嘅。咁呢每一年因為經過咁長嘅時間，再加埋夏令會嘅培養，每一年呢...一個月最後一個禮拜呢，就會有一個好似...同而家出面佈道會差唔多嘅決志呼召咁樣，所以每年主日學呢，喺呢個時候都會有好多同學舉手決志信主嘅。

訪：其實你哋參與嘅嗰一個階段係主日學最旺盛嘅一個時候？你覺得有啲咩原因會吸引啲小朋友返嚟呢度呢？因為你哋都係一份子啦。

康：嗰陣時幾多人吓嘅，有成四百五十人左右嘅，嗰陣時會借用幼稚園同小學嘅課室，有時唔夠就會借埋隔離聖保羅書院嘅課室囉。嗰陣時係用人名做班，「雅各[班]」

呀...甲乙丙丁...最多會開到一級四班，唔係同而家，三、四年班夾埋一班咁，嗰時三、四年班可以開到丙班。好旺盛嘅原因我唔敢點講，睇返歷史，嗰個時代嘅聖保羅堂、聖士提反堂嘅主日學都係幾百人嘅，但而家做唔到嘅，而家做唔番唔知點解，點解咁吸引...我諗可能嗰陣時少啲活動，同埋嗰陣時聖士提反堂主日學同埋聖士提反堂小學嘅教員通常都係相同嘅，變咗佢哋好容易呢...佢哋都好熱心，可以帶到聖士提反堂小學嘅學生返嚟聖士提反堂主日學。同埋嗰陣時基恩[小學]校長，佢嗰陣時都會帶啲小朋友去聖保羅堂嗰度，所以兩邊嘅主日學都好旺盛嘅。

訪：頭先你都講開，小學部除咗黎師奶之外，仲有啲咩小學部嘅教員亦都係聖士提反堂嘅教友，會帶啲人返嚟主日學㗎？

健：我哋都提過施婉華先生啦、司徒齊幼先生啦、李國器先生啦、黃詠嫻先生啦，陳劍琴先生啦 (註：「先生」即老師)，等等...實在太多喇...咁佢哋都係小學任教嘅...曾經。當其時小學應該係 1956、'57 年代開始，除咗小學嘅一部份學生之外呢，我哋附近嘅西區呢...例如薄扶林道、第三街、第二街、第一街、大馬路、皇后大道西、德輔道西呢，當其時...直到而家呢，都係居住頻密嘅地方㗎嘅，嗰陣時...都知道我哋呢一代嘅兄弟姊妹好多，通常呢我哋一個會帶埋三個、四個...有啲八個㗎，一齊嚟主日學，有啲甚至帶埋啲表兄弟呀、堂細佬妹等等...咁㗎㗎，甚至係隔離屋呀、同屋共住等等。我哋都聽聞好多係咁嚟到我哋禮拜堂㗎...自細...係上㗎㗎。當然我哋亦都唔排除，我哋喺呢度主日學嘅時候...我哋童年嘅生活有咁多姿多彩，喺當年嘅生活㗎講，主日學好受我哋年輕人同小朋友歡迎，當其時電視機都未有，呢一個社區嘅兒童活動，同聖士提反堂都好有關係，最主要亦都係透過好多關懷嘅工作，例如主日學嘅助學金，幫助一啲同學喺升學上面解決一啲問題。甚至乎有一啲生活上嘅需要嘅時候，教會亦都幫助咗好多。每年都幫咗好多同學，同埋當時我哋中學同小學未受政府資助，係要交學費嘅，我哋都幫助咗好多附近嘅同學同朋友，再加埋一啲家居探訪工作，幫助咗個社區唔少嘅。

康：同埋當時我哋主日學有一個好大嘅圖書館，再有少少嘅棋類遊戲，所以你可以 8:00 就返嚟借書，借書返屋企睇，當其時主日學嘅圖書館仲大過禮拜堂，幾個導師睇住，又可以約啲人捉棋，啲人好早就會返嚟，甚至有啲人會帶埋全屋嘅細路上嚟。你知嗰陣時一間屋成四、五伙人，高街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就係咁樣成家帶晒返嚟。主日學嗰陣時開到咁大就唔夠教員，於是黎師奶就諗到一個辦法，就係訓練主日學嘅學生出嚟，佢就將最高嘅嗰班主日學學生叫做師範班，除咗必要嘅聖經知識之外，亦都教埋佢哋唔同年紀嘅少年會做啲乜嘢，咁佢哋畢業嘅時候就可以返嚟教主日學，解決

唔夠教員嘅問題。呢個都係嗰陣時好緊要嘅一條路，嗰陣時一班有六、七人做兩年畢業，咁兩年就多十幾個教員出嚟㗎啦。而家主日學都係靠主日學畢業生返嚟教，先至可以有咁多人返嚟幫手教，我哋都係師範班嘅成員。

健：主日學畢業之後...係第十一屆嘅主日學畢業生，我哋當年都有好多同學喺主日學嘅事工工作上面，繼續做返教員，亦都有啲喺教會度做職員嘅。我自己對上嗰啲畢業班嘅同學，好多都係喺主日學度做工作。嗰陣時成個禮拜堂入邊，有主日學、有詩班、有青年部、有婦女部，同埋有探訪部。當其時嘅青年部同詩班，有好多都係主日學嘅同學，至於探訪部、慈善部就係一啲較為年長啲、有智慧嘅長者喺呢方面事奉。

訪：所以你早期事奉參與嘅崗位就係教主日學嘅？

健：係，我哋喺主日學、青年部，後來我自己都做過詩班，之後亦都喺其他嘅部都有其他嘅工作。

訪：咁哥哥，偉康呢，你個事奉崗位又係乜嘢？

康：咁我喺主日學畢業之後，五十年嚟都有參加主日學嘅教職員會議。我教咗主日學兩三年之後，大部份嘅時間都係做職員。咁我做過主日學嘅總務組嘅組員、主日學嘅正總務、主日學副部長總務、主日學副部長聯絡，特別係聯絡主日學嘅海外畢業生啦，亦都做過主日學核數啦、主日學副司庫、主日學司庫。特別係主日學嘅司庫，都做咗十幾年㗎啦，最近先掉低咗。咁其中我做總務嘅時候呢，主日學嘅嘢好濕碎嘅啫，特別係我哋做主日學嘅時候，開咗中堂...除咗早堂同午堂有個中堂，係 9 點零鐘，特別係俾主日學嘅教員同埋學生...甚至係家長...都喺度。咁中堂嘅嘢呢...招待、獻金呀、主禱呀，嗰啲咁嘅嘢呢，通常都係交俾主日學理嘅，甚至係詩班仔。呢啲就係交俾總務做嘅，呢啲都係我負責編排呀咁啦，如果邊個讀經唔嚟嘅話，你就要走上去頂住㗎喇，哈哈！

訪：咁嗰個係大概幾時㗎？

健：中堂...[如果]我有記錯...應該係 1965 年新堂成立之後遲少少先有呢個崇拜。以往我哋聖士提反堂嘅崇拜係 8 點及 11 點，於是，開咗中堂之後就變咗做 9 點半，變咗就會有三堂嘅崇拜。中堂嘅時間比起早堂同午堂短少少嘅，而且中堂有個特色就係從來都有聖餐崇拜，就用早禱式就短少少，時間大概係 40 分鐘至 45 分鐘，因為 9 點半

完之後，就會俾我哋主日學嘅教員同埋學生返番去上堂㗎啦，當其時亦都係維持咗起碼有二十年啦，之後有需要嘞就改番...有咗個中堂嘅崇拜嘅。嗰個時間呢，午堂嘅時間就由 11 點改咗做 10 點半。早堂仍然維持早上 8 點鐘。基本上每一堂早堂都係聖餐崇拜，嗰陣時嘅午堂就係每個月嘅第一個主日先至會有聖餐崇拜，9 點半嘅中堂係從來唔設聖餐崇拜嘅，唔係只係俾主日學嘅老師、家長、學生，亦都有好多教友嚟參加嘅。

康：由於我做咗主日學總務好耐，尤其喺中堂嗰度編排人手，收尾禮拜堂成立咗司事部，第一個揪咗我做司事部嘅部長 (**健：**都唔係揪嘅，請咗你出嚟做啫...)(笑) 係請我担任啦...，做咗二十幾年㗎啦，我亦都做過主日學副部長聯絡，佢哋係聯絡主日學嘅海外畢業生，所以佢哋返到嚟香港第一個就嚟搵我㗎啦，唔係自己讚自己啦，都算做得幾成功(笑)。

咁主日學呢，除咗夏令會之外每年年初三都有一個春令會嘅，咁就係退修會，由於部長嘅人脈好豐富，所以就好容易借到某啲地方呀...比如某個教友嘅別墅呀...嗰時有啲郊外別墅...就整一日...一齊食呀、玩吓呀...咁樣，都係一個好吸引到主日學教職員嘅度嘅地方。

健：我自己就覺得呢...當年睇到主日學嘅禮拜堂嘅運作係幾好，相信對比其他嘅部門呢係比較多啲活動，多啲人手㗎。但係我哋唔可以忽略咗禮拜堂其他[部]...比如青年部亦都係...青年嘅工作都培訓咗好多人才，...我哋睇到詩班佢哋亦都有好多聖樂嘅人才出咗嚟...我相信呢...[因為]我哋自己本人係喺主日學嘅時間長，...相信咁我哋係睇到我哋主日學嘅優點，[但]同時亦都係睇到我哋禮拜堂嘅好多方面...我哋嘅長者，尤其是我哋嘅 145 周年嘅時候做文物展覽嘅時候，我哋睇到我哋嘅先哲前賢，佢哋嗰種愛主愛人，真係披荊斬棘，盡心盡力，點樣去為主工作。呢啲其實令我哋係感到非常之欣慰嘅，我哋睇到都影響好大㗎。我哋睇到先哲前賢，佢哋為到聖士提反堂三次遷堂嘅時候，啲工作係點咁花心[機]...有幾咁勞心勞力...睇返啲書籍又或者舊嘅堂刊亦都可以睇到嘅...甚至乎係「忘記自己」喇...咁嘅去做，到今時今日我哋聖士提反堂嘅根基咁長遠其實係有一班先哲前賢嘅度做，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典範㗎嘅。

訪：咁，偉健你頭先就講過有好多教會領袖，喺你嗰個年代有邊幾個教會領袖令你覺得特別有深刻印象？

健：要講就真係數之不盡，我哋係十幾歲嘅小孩子，但係我哋見到佢哋個個禮拜係點樣盡忠職守去做，好深印象，例如係禮拜堂嘅，我哋有霍永楷、霍永根醫生、黎耀球先生、胡敬德醫生、陳建明先生之類，好多好多我哋睇到...喺主日學徐榮枝先生，招漢崑女士...有好多...籍籍無名嘅人都有...係為教會㗎...。再後期我哋見到伍福慶先生，我哋呢間禮拜堂起新堂，同埋中學嘅設計，係伍福慶先生嘅後人[設計]...點樣勞心勞力我哋都知道㗎...，佢點樣為教會工作...當其時...尤其是我哋 1964 年洗禮、1965 年接手嘅時候，就正值聖士提反堂新堂興建嘅時候。

當其時我哋亦都喺洗禮班入面，由張榮岳牧師口中，得知到我哋嘅先哲前賢點樣為我哋禮拜堂貢獻。你諗吓，喺六十年代嘅時候，香港冷氣都仲未咁盛行，你睇吓今日已經係差唔多有四十幾年過去啦，我哋聖士提反堂五十年嚟根本未曾翻新過，未曾裝修過，你睇吓我哋嘅前人花幾大嘅功勞...去諗點樣去設計、用咗乜嘢材料，以致我哋唔駛因為裝修嚟惆悵、因為裝修而有禮拜堂[用]，有地方崇拜...或者搞活動...。其實可以睇到我哋一牆一磚，基本上都有乜點改變過，除咗有幾條橫樑嘅紙皮石剝落要更換之外，同埋喺大堂正門入口聖畫旁邊嘅紙皮石換咗之後...仲有一個冷氣機...其他根本上係有乜嘢要更換同埋油灰水，甚至乎好簡單嚟睇吓我哋禮拜堂嘅座椅，五十年嚟未維修過，油都未油過。仲有一個叫做祝君權先生，因為藉著我哋 145 周年堂慶歷史嘅時候，我哋搵到佢嘅後人...佢喺 1948 年代嘅時候，當其時第一次籌建聖堂，佢哋喺而家禮拜堂嘅舊址起咗一間叫做副堂，副堂係喺 50 年代起好...好靚嘅...咁個陣時我哋細路哥都唔知道嘅建築點解係咁樣，原來佢哋預算喺副堂上面加建一層樓做禮拜堂，後尾因為建築條例更改咗，又要將成個副堂剷起晒，喺原址起咗而家嘅禮拜堂。...當其時...我哋主任牧師同我哋講...佢哋有向外請求，基本上禮拜堂嘅建築費都係我哋自己教友盡咗好大嘅努力，甚至乎...值得一提嘅係...1959-61 年嘅年代，我哋曾經做咗一個一人一磚一個禮拜獻磚嘅活動，當其時喺主日學就會有一個紙皮盒，四四方方立體嘅，俾我哋摺個正方形嘅立體，我哋就叫「節零錢，來奉獻，每星期，一塊磚，三年內，建新殿，合眾力，必成全」呢隻歌仔呢，直到而家重有好多師兄呢，都應該仲記得點唱㗎，仲有一個奉獻嘅紙皮盒呢，仲喺我屋企嘅一個角落度不知邊重响度...可惜我今日冇時間搵出嚟。呢一度呢...我哋睇到大家同心合意，除咗我哋主日學嘅學生，亦都可以睇到我哋本堂嘅教友呢，佢哋好齊心喺呢一個新堂建築上面點樣去慳儉、節儉去奉獻，甚至乎有啲教友...可以講[好話唔好聽]...將佢哋大部份嘅「棺材本」都捐咗出嚟。當其時我哋細個呢，聽咗但冇在意記，但係諗起呢，係我哋嘅先哲前賢俾我哋立下一個好大嘅模範，除咗佢哋用口去宣揚基督之外，佢哋點樣去愛教會，點樣為教會嘅奉獻呢，都係好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景仰㗎。

訪：咁有冇一啲你特別有深刻印象，對你有特別影響嘅教會領袖啊？

康：呢一個呢...侍奉方面呢...可以分好多嘅...聖樂嘅...當然有好多個啦...我哋睇啲資料都睇到...如果你話講嘅工作上、奉獻上嘅都有好多啦。若果話信仰上對我哋影響好大嘅，我就不得不提第四屆嘅畢業生，何瑩基，何瑩基女士早期係香港大學畢業，教書之後呢...佢係新加坡接受呢一個差傳事奉嘅...可以大膽啲講一句何瑩基姊妹...喺夏令會裏面曾經同我哋做過一個主日學嘅講座，亦都有好多機會同我哋接觸...响個幾年嘅夏令會入面...我相信佢當時接受緊門徒訓練...之後...佢啱啱返到嚟香港亦都同我哋一齊，佢影響咗好多人嘅，收尾佢哋呢個差會派佢去印尼事奉、去傳道嘅。最近有啲人就問我，我都唔係好識答佢，佢問：「香港第一個女宣教士係咪何瑩基女士？」佢係當年...去咗印尼做差派...對印尼嘅土著做宣教工作，你知道印尼嘅人對基督教嘅認識唔係好大，佢去到嘅時候...我哋得到嘅資料就係...佢嘅生活好艱苦，但係佢都係好盡忠職守，好愛主愛人...佢喺嗰邊做咗全職嘅差派宣教士之外呢，就有幾耐...大概一兩年倒啦...如果有記錯應該係 70 年代早期嘅時候，喺飛機空難事件中離世嘅。當其時佢返嚟嘅時候我自己本人，同埋禮拜堂好多主日學嘅弟兄姊妹，亦都係有出席佢嘅安息禮拜，同埋獻歌嘅。我哋當時嘅獻歌一班同學係唱一首「繫連妙結歌」...我哋都好深刻記得當年佢喺灣仔中華基督教會，即係...大道東石水渠街側邊嗰度（**訪：**灣仔堂）...舉行安息禮拜嘅。

健：佢係有一年夏令會嘅其中一個講者，五日五夜都係喺度，除咗每日嘅講座、查經，以外嘅時候同我哋嘅交談、對信仰嘅探討、俾我哋嘅鼓勵係好深好大嘅。...佢係我哋主日學嘅教師，司徒齊幼女士嘅女嚟，佢係...幾兄弟姊妹呢...講到聖樂方面嘅造詣呢，喺 1965 年前後左右呢，喺舊堂嘅時候佢已經係司琴喇嘞。亦都係 1965 年，喺新堂開嘅時候呢，佢同埋佢個妹何美基，亦係我哋中堂...又或者係我哋禮拜堂嘅風琴手之一，係我哋嘅司琴之一。至於佢嘅哥哥，我哋亦都知道佢有一個哥呢，就係何司能博士。其實呢，機緣巧合之下，我個女咁啱喺音樂方面都係佢嘅學生嚟，原來先知知道佢嘅音樂造詣好深。佢哋一家除咗愛主愛人，喺音樂方面...聖樂方面...都係呢...特別呢...好有認識吓嘅，我相信佢後期除咗喺主日學嘅教學、聖樂之外，佢係造就...培育方面呢...佢覺得重要過呢幾方面，即係重要過呢個教學、重要過呢個聖樂，所以我覺得佢後期係選咗呢一個培育，然後踏上呢個宣教呢一方面。

康：講返新聖堂啦，如果你而家去副堂睇返新聖堂捐錢嗰個牌呢...奉獻個牌...頭十名之內你就會見到「主日學部」，淨係一個名「主日學部」，有好多教友都係以主日學嘅名義去奉獻，早期嘅主日學畢業生，全部都係冇用自己名義...我哋每個禮拜除咗喺

禮拜堂嘅禮拜之外，啲學生就將佢哋嘅零用錢奉獻出嚟，我哋收埋晒就用主日學個名奉獻出去...唔會有私人嘅名嘅...。另外亦都有啲主日學嘅教員或者畢業生，喺遺產度撥一啲俾主日學部，早期主日學部有少少錢就喺嗰度嚟...個啲錢係唔細，大概都有一萬蚊，個陣時一萬蚊已經好多㗎啦，佢哋就係咁撥啲錢...一個係招漢崑，一個係袁玉卿，佢哋喺遺產度都特別聲明要俾啲錢俾主日學部，可以見到佢哋對主日學嘅愛心有幾大。

訪：招漢崑佢好似一直都係喺主日學度教書嘅？」(康：係)咁所以主日學教書嘅班底唔淨係畢業生嘅？

康：佢係早期啲啲...**(訪：**即係一啲年資耐啲嘅教職員？)係，另外呢個年代...主日學部...早期啲嘅畢業生大部份都參加咗禮拜堂嘅佈道團或者係傳道部。係有份幫手去做嘢，正如你正話提到黃裕雄呀，特別聖路加堂，喺聖路加堂嘅傳道工作呢，早期主日學嘅畢業生係幫好多㗎，因為嗰個時候冇乜人會去㗎，主要係得禮拜堂嗰個幹事會去，加埋一兩個年長嘅教友啦，佢哋主日學畢業生...就[係]傳道部部員啦...**(訪：**我聽賴先生賴太話...佢哋一齊去做啲街頭劇吸引啲街坊...)做一啲定期嘅工作，咁話劇就係大概做十分鐘...即興啲啲啦，唔係咁大型嘅舞台劇啦...講吓故事呀咁...收尾呢就同影音委員會夾...唔係夾嘅，即係佢租咗啲機返嚟，就每次搵人嚟放一啲宗教劇咁囉...影畫戲咁囉。個陣時聖路加堂隔離就係摩星嶺，摩星嶺就係一個大嘅木屋區...貧民區咁啦，有啲來源嘅，即係有人嚟嘅，招引到隔離好多小朋友呀同家長嚟睇，做咗啲嘢成唔成功唔知啦，但都叫做做咗啲嘢。

健：至於你講到有啲人嘅遺產嘅呢，我哋頭先提到主日學嘅一位同學一位老師之外，我哋知道禮拜堂有數之不盡嘅人係點樣愛教會嘅，例如我哋最近呢十年八載...招練俊牧師呢，佢嘅遺產大家都知道都捐咗好多俾聖士提反堂。亦都係一個何信榮女士，我哋早年嘅禮拜堂嘅幹事，將佢嘅遺產，就係一間屋捐咗出嚟嘅。其實我哋知嘅呢，都知道咁多人點樣關心教會，點樣愛教會。重有好多我哋係唔知道嘅...我哋唔了解、唔熟悉嘅，我哋唔知道。我哋都睇到呢，除咗主日學嘅工作，禮拜堂教育嘅工作、培育嘅工作，我相信都係做得好深、好好嘅，以致到好多嘅教友呢可以去做咁多方面嘅工作㗎。致於呢啲實質嘅行動，我哋亦得悉到...，我哋禮拜堂...近期啲我知道嘅...喺呢個宣教工作，又或者獻身侍奉方面，係有好多位係願意獻身去做工作嘅...大家都相熟嘅呢...最近相熟嘅呢...就有鄭保羅大主教，佢係出自聖士提反堂啦。仲有加拿大嘅余天錫主教都係出自聖士提反堂啦，睇近啲新加坡潘乃昭牧師啦亦都係出自聖士提反

堂，仲有其他香港教會嘅牧者呢，我哋都...唔駛一個個講嘞...其實好多牧者都...或者傳道工作，喺香港又或者係世界各地...都有我哋禮拜堂之前嘅信眾去到工作嘅...

訪：咁你頭先講開啊何瑩基呢，有冇關於何瑩基嘅資料或者歷史可以去參考吓？

健：當其時佢係一個好低調嘅人㗎，**(訪：**佢好後生..**)**係呀，好後生㗎...當其時我相信香港嘅教會，甚至乎係香港嘅人，都係一啲好低調嘅，所以資料唔係咁多就係咁解嘞...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事實，係不變㗎喇，喺文字上嘅記載就唔係好多㗎...我哋主日學嘅同學好多人都知道呢件事，可能喺文字上記載...或者係喺史冊上呢...呢一段遺落咗都唔係出奇嘅。...如果我有記錯佢應該係 70 年代離開嘅...我哋禮拜堂應該都有乜文獻記載呢一方面嘅...

康：因為佢...差派出去嘅唔係聖公會，所以唔係聖公會嘅事，我哋關懷佢就只係因為我哋係成班主日學嘅同學。

訪：咁講到新聖堂嗰度...我哋喺禮拜堂裏頭搞晚宴，聞說我哋就開咗一百圍，喺聖士提反堂範圍內擺...

健：呢件事係有嘅，因為當其時喺新堂一百個按手嘅教友我係其中之一個，受按手嘅教友，全部都被列為嘉賓，聖堂成立一百周年嘅時候就百圍宴...有好多嘅教會領袖成為嘉賓嘅。我自己記得新副堂坐滿晒啦...當年我哋按手嘅時候，都成為嘉賓，我哋都要坐落去副堂下面嘅第 1 室第 2 室嗰度去出席嘅。**(康：**即係幼稚園而家嘅課室**)**係呀，點解記得係因為當時年紀輕啦，都有啲印象啦，亦都係記得嗰陣時張榮岳牧師係親自帶過主教落去同我哋祝賀嘅，所以有啲印象嘅，呢個都係盛事喇，一百周年嘅時候...講過幾樣嘢嘅...百年盛事，就係新堂成立啦，有一百個人按手啦，喺呢個禮拜堂自己裏頭擺百圍宴啦...全部都係以百嚟做主題嘅...

康：另外一樣呢，新成立開幕嘅時候呢，除咗係全港第一間禮拜堂有冷氣之外，另外一樣嘢...我好有印象嘅...就係，...張牧師...周圍去祝賀、傾偈嗰啲，佢擺住個無線電咪，嗰陣時有無線電咪就好威好威㗎，好先進㗎嘅，佢响底下...喺第 2 室講嘢，响上面就聽到啦...咁喺副堂戲台上面呢...而家拆咗㗎喇...有兩條巨型嘅天線，點樣巨型法呢，有一層樓咁高，就靠嗰個兩[條天線]嚟度收禮拜堂範圍內嘅無線電... **(健：**係新堂成立嘅時候嘅其中一個設計㗎..**)**

健：我唔知道個資料係點樣樣...我嗰陣時洗禮、按手班嘅時候呢，我聽過呢...張榮岳牧師講過呢...話...如果第一位聖士提反堂出身嘅聖品...當其時我哋知道嗰啲聖品呢...比如霍靜山牧師呀、鄭日修牧師呀...等等呢，就唔係出自本堂嘅。咁第一位願意接受侍奉嘅呢...就[話]已經有嘞，但就有提個名，但係呢...有耐之後呢，我哋係[19]65年9月、10月左右呢，我哋就知道主日學有一個同工呢，或者教友呢。接受神學訓練嘞，咁我唔知道佢係唔係當年嘅第一位...係1968年按立嘅...[就應該係]曾繼才牧師，而家係牧師，但當時'68年嘅時候係按立為會吏嘅...咁我相信呢一位應該係我哋禮拜堂本土出產嘅第一位聖公會嘅聖品人。

咁然後，後期就仲有...喺香港嘅又有，海外嘅又有...(訪：曾繼才就係...)聖士提反堂出身(訪：喺聖士提反聖主日學部嘅?...)喺受聖士提反堂嘅培育...佢亦都有做過詩班，青年部...我唔知道，佢喺主日學嘅工作呢...早年我哋都有同佢喺主日學嘅工作上都有一齊...係共同進退嘅...我哋同曾繼才牧師呢...雖然事隔咗咁多年...地理環境咁遠，我哋見到呢，都好熟絡嘅，除咗係喺主日學嘅情誼之外，喺主日學嘅教學工作上呢大家係並肩作戰嘅...

康：...有啲唔知係唔係聖公會...或者唔係响香港...入咗大陸...[可能]曾繼才係戰後第一個...

訪：想問吓你爸爸有冇參與[教會]㗎...除咗你媽媽..?

康：爸爸媽媽都洗咗禮，咁媽媽就參與多啲，特別係婦女部...

健：婦女部、探訪部...，爸爸就係因為佢早期因為工作就做嘢做到70幾歲...退休...因為身體...退休嘞就多啲時間...有機會聽到耶穌，佢洗禮嘅時候呢，係帶病喺那打素醫院招練俊牧師同佢洗禮嘅。當時佢嘅洗禮保證人呢，一個係黎黃恩憐女士，一個係馬蔡寶瑗女士。喺醫院同佢洗禮嘅，係我同埋我媽咪係睇到佢洗禮嘅。佢洗咗禮之後呢，遺憾嘅呢...係佢未曾接受按手...年幾兩年就返咗天家喇。咁媽咪就係因為六幾年洗咗禮之後，我哋都仲有幾個細佬妹啦，到到我哋啲細佬妹年紀大咗嘞...因為爸爸都返咗天家，佢時間就較為...有多啲時間呢...佢一路都有參加探訪部。咁喺我哋禮拜堂嘅教友之中呢...好多都年事長...舊事重提嘅時候呢...係好溫馨嘅。

...後期呢媽咪就係婦女部嘅工作啦，其中值得一提嘅，係紅十字會摺紗布嘅工作，咁亦都係喺婦女部嘅一班姊妹嘅鼓勵大家一齊工作...除咗一齊研經祈禱之外呢...佢哋花

好多時間為紅十字會工作，媽咪亦都曾經係受到紅十字會嘅讚許嘅，係有證書嘅讚許㗎...媽咪同我哋禮拜堂好多年長嘅姊妹都得到紅十字會嘅讚許㗎。...到到後期媽咪年紀大啦，體能有辦法再事奉喇。(訪：佢係邊個年代嘅探訪部同埋婦女部事奉㗎？)佢'62年洗禮之後，相信都係70年代80年代嘅時候...呢個真係有特別紀錄。

...我哋都睇到呢，係我哋睇到好多肯為社會承擔嘅信眾，肯為教會承擔嘅信眾，亦都從媽咪身上睇到好多，喺禮拜堂默默無聲，勤力為主工作嘅人...好多呢啲咁嘅人。我哋喺禮拜堂係睇到好多係忠心愛主，盡忠職守，默默無聲，為主工作。唔單止係媽咪嗰一代，而家喺呢個時代都睇到好多嘅...好平凡嘅人。佢哋不為名聲，只為上主服務(訪：即係佢哋唔係乜嘢值理嘅職位，或者部長嘅職位...但其實呢，佢係做咗好多工作嘅？)係...係...培育呀...又或者係關懷呀...或者係一啲使命嘅工作，而家喺禮拜堂我哋都見到好多呢啲咁嘅人。

訪：問埋你哋有冇對邊個牧者呀，或者一啲資深嘅教友，有一啲深刻嘅印象㗎？

健：如果講牧者，喺我哋成長嘅年代呢，當然不能排除就係張榮岳牧師嘞、曾國偉牧師嘞，當年呢兩個係我哋嘅主任牧師當年係時間比較長啲啦。[另外]重有好多個助理牧師，有好多個我哋都提唔晒啦。係對我哋...喺不同嘅時代...有不同嘅影響...不同薰陶，真係有辦法講得晒咁多啦。譬如話張榮岳牧師，我結婚嘅時候佢同我傾心事，對我影響係好大。當年潘乃昭牧師...買盒叉燒飯上去我爸爸度探我爸爸，我爸爸病咗，我真係幾乎想喊㗎。當年呢...我哋都係要工作，得爸爸一個喺屋企，有一次咁俾我見到...佢就揸住個叉燒飯...其實呢啲嘢我哋...講唔晒㗎...當你見到佢拎住個飯盒同我爸爸傾偈...去探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或者係安慰...係一個行動實踐...

你話其他嘅牧者呢，比如同佢哋交談呀...係友善嘅...徐贊生牧師...而家係主教啦...當年喺度做助理嘅時候...點樣嘅友善...好和詳咁同我哋傾偈...係好隨便嘅。呢啲係我哋禮拜堂...甚至乎已經離開咗香港嘅...包括呀梁永康牧師啦...伍德賢牧師...即係...係好有學問、好有內涵、有修養嘅...我哋嘅牧者嚟嘅...。甚至乎而家同我哋同期長大嘞，講到嘻嘻哈哈㗎喇...咁啲我哋識得嘅牧者...我都好慶幸識到呢啲咁嘅朋友...有介蒂...交談呀...呢啲嘅友誼...响取笑中其實都有好多人生嘅哲學，唔一定係講好多信仰嘅大問題...喺人生之中...其實我哋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呢啲都係數之不盡...最近我哋嘅劉永勤牧師，同我哋一樣係潛水友嚟㗎，喺船度可以同我哋講到天花龍鳳...即係乜嘢都講嘅，呢個就係話有好多入...喺不同嘅時代...都係影響緊我哋。

康：正如好多牧師都係，佢哋做嘢嘅時候，都要借好多唔同教堂嘅教友去幫手啦...好似王香芳喺明華神學院做職員嘅時候...有啲咩大事就叫咗我哋聖士提反堂嘅教友上去幫手...整理呀...或者做招待呀...。曾國偉[牧師]喺聖士提反堂做助理嘅時候，就兼緊港澳教聲嘅編輯，嗰陣時港澳教聲係一個月出一次，佢會喺聖士提反堂搵到一堆人呢幫佢手做校對嘅工作...校對完後就一齊去食飯呀...當然係有一齊傾偈...印象都幾深㗎。
(訪：你都有幫手嘅...)我有幫手...有幾個㗎...甘銳濤呀...呂大衛呀...

健：話我哋禮拜堂嘅聖品...或多或少呢...都數之不盡...我哋啲朋輩嘅呢亦都有好多...李永飈牧師、李永鏗牧師...鄭守定牧師...曾永昌牧師，雖然佢唔係同我哋講慣笑嗰啲，但係我哋對佢勤奮努力都係好欣賞。其實重有好多，好似我細佬馬偉利呀...都唔駛講啦...李永飈就係我哥哥嘅主日學同班同學。李永鏗牧師呢就係同馬偉利同班...兩個親兄弟...佢哋嗰班嘅同學...好好傾嘅。其實重有好多㗎...有啲可能唔係聖公會嘅牧師...但係講埋都好多㗎...

其實呢，福音嘅種子呢...我哋都係睇到呢...一直都不斷咁樣...發芽長大嘅。我哋估唔到有啲同學，又或者禮拜堂嘅教友呢...我哋喺一齊嘅禮拜堂嘅時候大家互相研究、學習...但係估唔到佢哋離開咗嘅時候呢...離開咗之後喺不同嘅崗位上都繼續為主工作。佢哋聽到主嘅呼召，全職事奉，我哋都知道有唔少嘅。

訪：不如講吓馬家嘅淵源啦，剛才你哋都有提過少少，就係同先施[嘅馬家]都係同鄉，都係姓馬。馬家，即係馬應彪呀、馬永燦嗰啲都係同鄉。但係佢哋其實後尾...同你哋返教會呢...又唔係有直接嘅關係嘅？

康：完全冇直接嘅關係。

健：因為馬應彪、馬永燦呢...佢哋兩個呢...如果我有記錯呢...佢哋係先施第一代嘅創辦人。佢哋應該係早年就信咗耶穌㗎啦...最近呢...我哋呢一兩年都知道我祖父亦都係同佢哋呢一班人好熟嘅，因為早期呢...喺佢哋嘅文獻裏頭...佢哋呢一班同鄉係去咗澳洲呢...做一啲...艱苦嘅工作...集到資金返嚟香港就開辦嘅。

...我祖父呢...係我哋後生嘅時候呢聽過我哋姑媽、聽過我哋父親講過...佢哋係點樣去到澳洲、點樣係批薯仔、點樣係漏夜做工作。當其時返到嚟香港...我爸爸喺香港長大...佢哋係完全未信耶穌嘅。直至頭先我哋講呢，可能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喺西區呢度附近住，都唔知點解會...上咗聖士提反堂...我同阿哥兩個係响聖士提反度堂長

大。然後到媽咪呢...就係藉著細佬嘅學業同聖士提反堂小學嘅老師、主任接觸咗之後呢...佢結果呢...同我哋一齊...後期都加入咗聖士提反堂嘅。咁就...我爹哋呢...就係退休之後洗禮嘅，爹哋洗咗禮一年左右，等唔到按手已經返咗天家嘅。所以呢同佢哋...睇返啲歷史...馬應彪嘅後人，好多都係香港好出名嘅人呢嘅...係醫生呀、教育界呀、會計界呀...

馬應彪啲[後]人，都有好大部份都响[聖]保羅堂一段時期。馬永燦啲啲呢，馬惠光先生就係聖士提反堂，佢仲有幾個哥哥...佢有三個呀哥我就唔知喺邊度嘞。...所以話呢佢哋...好多都係...係早期信咗耶穌，但係我哋呢...同是廣東中山人，都係我哋响香港長大...爸爸都係係廣東中山落咗嚟香港...咁我哋[响香港]先至有機會接觸到福音信主嘅，所以同佢哋係有少少嘅分別。我哋呢一代呢，我爸爸...又或者我哋呢一代呢...有好多個呢...幾兄弟都係食先施嘅飯大嘅...甚至乎我年輕嘅時候...我係第三代係先施度做過嘢...後尾出番嚟做嘢...我呀爺係第一代...我爸爸都係係先施度做咗五十一年...我阿爺做咗幾耐就唔知...我哋好細個佢就唔喺度...我爸爸離開嘅時候 75 歲。

訪：問返你哋啲一代呀，你哋呢代算係係聖士提反堂比較 **active** 啲嘅，再下一代又係邊幾個？

康：再下一代...馬文駿係最 **active** 㗎啦...凌蔚璣啦...馬景婷...[佢哋做]詩班，**server**(註：即聖壇侍從)、牧區議員...(健：因為工作嘅關係，佢係低調嘅)...馬景婷...而家去咗澳洲...

訪：大概就到呢度嘞。

(訪問完)